

携手呵护,共祝“儿童节快乐”

□黄云峰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儿童节。全国各地的学校和幼儿园等机构精心组织了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很多爸爸妈妈也为孩子们准备了精美的节日礼物,欢乐的气氛在荡漾,幸福的笑容随处可见,让“儿童节快乐”这五个字变得更加具体。

儿童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未来。为孩子们打造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查阅史料可知,设立“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初衷是悼念在战争中死难的儿童,保障儿童合法权益。身处和平年代,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战火与兵燹,儿童节的主题也因此有了变化,人们除了聚焦“保护”之外,更多的还是“庆祝”。这一变化,是时代发展进步的结果,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幸运。

与成人相比,儿童的生理和心理均未

发育成熟,自我保护能力较差,因此需要外界给予更多的关爱和帮助。与过去相比,现在的孩子生活在“蜜罐”之中,幸福感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也应看到,也有少数孩子依然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以儿童节为契机,大力宣扬关爱儿童的理念,依然很有意义。

关爱儿童,需要把温暖传递到每一个儿童身上。幸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生活越幸福,就越应该付出更多的爱心去关注儿童。前不久,福建省民政厅等15部门联合印发《福建省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升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提出要用三年时间,改善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从方案中不难发现,关爱儿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政府和社会福利机构

还需要主动作为,通过制度化的安排落实关爱之举。

关爱儿童,也需要对他们更温柔包容。关爱儿童已经是全社会的共识,但近年来网络上也兴起了一股“厌童”风。比如,2023年暑假期间,有作家带娃坐高铁时被乘务员反复提醒让孩子保持安静,只要有唧唧声,就会被乘务员要求去车厢连接处。

孩子不是成年人,要求他们像成人一样遵守公共秩序,显然过于苛刻。全社会都无法容忍孩子正常的哭闹,那么社会环境对于儿童而言就不可能友好。1998年,国外《经济学人》杂志刊登过一篇文章,认为飞机上孩子的吵闹就像抽烟一样,对他人构成了负外部性。应当对儿童课课以重视,来弥补其他乘客的损

失。后来,有个6岁的小姑娘给该杂志社写信说:吸烟能控制,而婴儿哭闹是不能主观控制的。每个人都是从婴儿长大的,大人应该给孩子们更多包容。这一观点赢得了更多人的支持。如今,很多国家已经出台了法律,将6岁以下婴幼儿的哭闹声定性为“自然声”。这一做法,很值得我们深思。

儿童节虽然只有一天,但游乐场的笑声和糖果的味道值得回味一整年乃至一辈子。对于成年的我们来说,儿童节也是一次重新感悟童心童趣的难得机会。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关爱孩子的理念牢记在心,尽量陪在他们身边,呵护他们成长,将心比心感受他们的快乐与烦恼。如此,孩子们的每一天都能像儿童节一样幸福快乐。

小人书

□朱慧彬

我童年时好读书,能读到的大多是小人书。

夏日的雨天,半卧在藏有小人书的老屋阁楼地板上,抱着灌了油菜籽的枕头,或枕或垫在胸部,仰卧、俯卧随性。雨打在青瓦背上,或急或缓,如同乐曲,此起彼伏。若是雨点大,叮咚的声音,如鼓点如音符如踏歌的行板,极是好听。

上小学低年级,我看的小人书有素描版的,也有工笔画的,插图下配着一两行注解,都非常精美。因为都是静态的,于是我们总是拿了半透明的信纸临摹,小人书的插图便成了我绘画的启蒙老师。

雨天的书大多是紧急顺来的,因此读得也快,大多囫圇吞枣地读完就停了。雨一停,便要下地干活,若是风住雨疏仍不肯下楼,或者看着看着忘了午饭或晚饭时间,那就会被父亲拧着耳朵请下楼来。

童年在灯下读夜书,是绝不敢读《画皮》《聂小倩》《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鬼怪异类的书,生怕美丽的女鬼或者狐狸精深夜来敲门。

暑期到来时,最快乐的是放牛。因为放牛季就是农忙季,我放牧牛多半是因为可以堂堂正正地放下课本独宠小人书。

一手牵着牛,一手执书,牛用鼻吸驱走虫蚁,一口口咀嚼至嫩至香的夏草,吸取天地之精华;我则用目光抚摸书页,一行行如饥似渴地吞食至甘至醇的文字,吸纳知识之琼浆。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或许就是这种不能说不道道的领悟。

在物质匮乏的乡村,能读到的书自然不会太多,常常一本书要传遍整个村

庄。而一旦得书,那种快意,真如三日不知肉味。

若是没有书可读,即使到了放牛的时间,也往往听凭系在树荫下的牛绕着树桩打转转,一遍遍地发出饥饿的催促声,也充耳不闻。直到家里的长辈发了脾气,才放下作业本,极不情愿地从凳子上起身,憋着一肚子气迈出门槛。即便是出了门,可那步子却是慢慢吞吞的。

若是腰里夹了本书,那情形可就完全不同了,不仅兴高采烈,而且脚步如飞。

戴一顶草帽,在饱和的阳光下,在浓烈的光影里,骑牛而行则别有一番滋味。人在牛背上,牛在风景里。村道弯弯,溪水潺潺,稻浪麦浪,五谷飘香;村道两旁、田埂边上,碧草连天,秀色可餐。那里是美的故乡,那里是牛的天堂。

骑在牛背上看书,牛是忠实的,是知晓来回路径的,你不用担心脚下的路。而在牛背上看书,书是温的,文字是甜的。在牛背上看书,那是一种慢生活,是一种可以慢慢忘记天地日月、忘却是非功过、忘怀前世今生的悠游时光。

遇到极好看的小人书,通常会将牛牵到草塘子里。草塘水草丰茂,各种闪着金光的绿植足够喂饱牛肚子。我则与同伴们躺在阴凉柔软的草坡上看书。“流水汨汨东去,飞光忽忽西沉”,那种自由自在,那种率性愉悦,可谓人与牛各得其乐,各得其所。

小学毕业后,小人书便渐渐地淡出我的生活。后来,父亲要盖新房子,就把老房子拆除了,阁楼自然也不复存在,而那些伴我度过美好童年的众多视如珍宝的小人书也不知去向。

女儿队长。自此,她对运动,对挑战,一直都很有信心。

我们还喜欢合作“涂鸦”。一张纸,她画一部分,我画一部分,就成了共同的作品。装修阁楼时,我特意用白木板做门板,然后发动女儿来涂鸦,至今仍保留着那稚嫩又抽象的“山”“水”“树”“鸟”图案。“野”着成长的孩子,自有一份不一样的放松和快乐。

共浴童年

□远野

女儿的童年,先是跟着我“野”。把她带离电视和游戏,是我的原则。我们去爬各个季节的山,享受着抓放豆娘、蝉、甲虫之类昆虫的快乐。就着春花、秋月、落叶,编排各种天马行空的故事。她从喜欢听,慢慢地到喜欢编,再到喜欢说。我则从“主讲”退化成一个“捧哏”,只需把握好赞赏的节奏。一花一草,一树一荫,生动的讲述,一直萦绕着我们,把时光填满得快乐且丰盈。“爸爸”成了一个没有距离、没有代沟的概念。被鼓励着的小伙伴欢聚敞开心怀,天真烂漫、阳光无限,亲情的建立自此顺畅深厚。

还有就是与游龙板、旱冰鞋、自行车等一些需要掌握平衡的玩具较量。她还真是在我“手把手”中,一件一件地“自然”学会。本以为从没摔过、碰过,会很“顺手”,没想到反倒因为不曾吃过苦头,心里没有丝毫阴影,最能顺利地走向“独立”。不久,她身边冒出了一大群一起学的小伙伴,他们喊我教练,喊



游乐园系列之一(中国画) 陈端

梦幻般的童年,大自然是成长的温床,而随缘花草,好比灵动的音符和韵脚,一直叠加在蹦蹦跳跳的背景里。我种牵牛花纯属意外。宅种的花添土,我顺手到小区取,也许泥中有早年落下的种子,暗藏生机。立秋后早上,我推开阳台,防盗网栅栏攀起一株羞赧的牵牛,小小藤蔓,挂着几片心形叶,阳光下绿得发亮,频频向我招手。接着,也就两三周,发飙的藤叶向上攀附,分成两三股各奔东西。喜人的是中秋花开,近百朵紫蓝色小花,晶莹剔透,仿佛一百个娃向天吹喇叭,喜气洋洋。牵牛俗称喇叭花,仲夏至深秋开花。我在公园山边邂逅此花,刚睡醒的牵牛好看,一开一大片,惺忪而无媚态,熙熙攘攘,一派生机,似黎明的号子唤醒晨光,恰如巍巍在诗中所写:“每天牵牛花随着黄昏凋谢,早晨又有千百朵跃上檐头。谁说牵牛花生命短暂?它就像前仆后继的战士不愿落后。”

在人们眼里,蒲公英是一种会飞的花,就像昆虫中的蝴蝶。此菊科多年生草

花儿与少年

□林方春

本植物,生长在田间路旁,绿蓬蓬的,可食可药,小孩子没有不熟悉的。常见小姑娘手擎蓬松的白绒球,双眼迷离,噘口用力一吹,好风凭借力,种子纷纷扬扬,在流浪中开拓疆土,此身安处是吾家。也是一个春天,我做过一个梦,仿佛变成翩翩飞舞的蒲公英,向着诗的远方飞翔……

小时候,凤凰山是我的乐园,我和小伙伴常到那清凉清明的山,摘草玩,乐而忘归。男孩女孩玩“过家家”,则喜欢用一堆酢浆草当陪嫁。酢浆草是一种多年生小草,绿茎细如红线,春秋两季连续开黄花,花蕊似小酒盏;还有一种紫酢浆更稀罕,晶莹剔透,是花中“香妃”。时逢“瓜菜代”的年月,满坡的酢浆草成了我们的点心,跑累了,孩子们随手拔上一两簇,渠边洗过嚼嚼,挺解乏的。前两年,我偶尔到凤凰山,这里早已遍地高楼,儿时玩伴寻一把酢浆草给我尝尝,咸中微甜又带点酸,似乎不如一般饮料。然而,望着那小酒盏似的黄花,我依然认为那是一首诗,是我童年的最爱。



游乐园系列之二(中国画) 陈端

爷爷爱喝两口,奶奶从不阻拦,只是嘴上不停地嘟囔,可她并未停下手中的动作,抠抠搜搜地斟酒,恨不得把酒杯放到秤上称一称。

酒倒好了,爷爷便用筷子蘸上几滴,小心翼翼放到我嘴里。那时候,我才五六岁,出于对酒的好奇,便使劲地吮吸着筷子。那是农家自酿的客家米酒,味甜,不烈,可后劲大。奶奶见状,总会一把拍掉爷爷手中的筷子,捂住我的嘴巴道:“乖娃儿,别吃,咱不学爷爷,不当酒醉子!”

有一次,爷爷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调侃道:“没办法,没有下酒菜,只能逗娃玩儿喽!”我这才知道,原来喝酒是要配下酒菜的。用爷爷的话说,下酒菜可奢可俭,“奢”就是荤菜,“俭”就是素菜,没有下酒菜那可太寡淡酸啦!

随着年龄增长,我便有了给爷爷弄下酒菜的想法。

对山里人来说,要想吃上不花钱的荤菜,除上山打“野味”之外,就是下河钓鱼了。河里的鱼虽多,可它们并不傻,见特制的鱼钩一下水,就精准地一口啄走蚯蚓,在河面上留下一圈圈“空城计”一般的涟漪。于是,我只能垂头丧气地空手而归。那年头,村里还有人生产玉扣纸。玉扣纸是竹纸,需用石灰腌制原材料——竹麻。待竹麻腌制完成后,石灰水便直接排入小河,鱼儿们就像醉酒的懒汉一样横冲直撞,孩子们纷纷拎着畚箕下河捞鱼。那样的夜晚,爷爷便会央求奶奶多给他倒上一杯,然后夹起小孙子捞来的鱼,把嘴巴

爷爷的下酒菜

□慕榕

振得震天响。在我听来,那声音简直动听极了。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村东头有一个大池塘,里面养了很多草鱼,还有黄鳝、泥鳅。鱼塘是村集体财产,每年秋收后,村支书便指挥大伙儿放水捞鱼,草鱼自然一条不剩,黄鳝、泥鳅却总有漏网的。那时我读小学,站在鱼塘边看小伙伴们抓黄鳝、泥鳅,心里便痒痒的,也想抓上几条给爷爷当下酒菜。于是,我卷起裤腿战战兢兢地下了鱼塘。所幸,鱼塘带来的快乐很快掩盖了内心的恐惧。黄昏时分,我的小便便充满了吐着泡泡的黄鳝、泥鳅。爷爷高兴极了,连喝了八九杯,直喝得红光满面。

还有一年秋天,我跟小伙伴一起上山放牛。到了山上,缰绳一松,牛便撒了欢地到处溜达,放牛娃们漫山遍野地摘野果子吃。自己吃饱了肚子,我还不忘给爷爷奶奶带点“零嘴”回家。爷爷就着野果下酒,结果晚上发高烧。父亲吓坏了,连忙背起爷爷往乡卫生院跑,事后还把我揍了一顿,警告说不许再给爷爷弄那些“乱七八糟”的下酒菜。从此,我的心里有了阴影,再也不敢私自给爷爷弄下酒菜了。爷爷倒是风轻云淡,一笑而过,还总在我人前夸我懂事、孝顺。

可是,就在我刚上大学那年冬天,爷爷就一病不起,撒手人寰。如今,二十年过去了,每次回老家,我都要带上一瓶好酒、几个下酒菜,到爷爷的坟头静静地坐上半天,陪他老人家好好地说会儿话,好好地喝上几杯。